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諫書稀庵筆記 第七章

◎乩詩 光緒壬午科會試，濰縣舉人四五人，同寓呂祖閣。揭曉前日，扶乩請呂仙降壇，問得失。先問者為彭大令竹泉，乩書「狀元歸去馬如飛」一句。時於太史■航亦應試，見乩詩，心不調然。以彭文字雖佳，書法平常，萬無得狀元之理，是扶乩者故作吉語耳，遂不問。適田介臣太史智枚自城外至，亦應試者，群使叩首問乩，乩書一詩曰：「此中消息有誰知，霖雨應符日日期。待到文章傳眾口，聲名還向木天馳。」是科田中式，入翰林。同寓者皆未中。予與彭遲一科，方登第。事後細繹乩詩，詩中有「日」字「口」字「知」字「文」「木」字，合之為田智枚。其未中式者，隨同下科狀元歸去而已，呂仙不妄語也。人或疑於■航順口為此詩，以戲田介臣。但是科同寓者未中，惟適來之田介臣中式，則謂於之詩，神默使之作可耳，復何疑？

◎買鄰

《南史》季雅買宅，與呂僧珍為鄰。呂問宅價，季曰：「一萬一千。」呂怪其價昂。季曰：「一萬買鄰，一千買宅耳。」予家與田介臣家同住來章莊，比鄰而居，閱數年。咸豐辛酉，捻匪東擾，兩家先人相約避居城中，蓋有年矣。今日濰城宅價極貴，而兩家買宅，又復望衡對宇，亦如季、呂買鄰之故事。爰賦二絕云：「鄉村風景四時新，三四年來作比鄰。相約避兵城闕住，望衡對宇是田陳。」「相約辭官學隱淪，青氈傳世數田陳（兩家先人皆官廣文）。追懷季呂清譚日，不惜千金共買鄰。」詩句不佳，因恰與季、呂事相符，故以俚句志之。予不敢比古人，而介臣則雅人也。此詩成，介臣喜為書之，以光蓬華。《南史》又記僧珍生子，季雅往賀，函書錢一文。閩人怪之，不為通，乃強入。僧珍拜受，拆視之，乃金錢也。聞介臣將得孫，予無金錢，當以銀錢一文賀之。

◎爭婚

濰邑譚紳為其子聘定秦怡堂之女為媳，娶有日矣。秦姓貧窶無賴，又圖張姓財禮之豐，復受其聘。張姓賤役也，為長班，微有貲財，竟迎去為童養媳。譚姓聞之，遂啟訟。縣官判案尚明晰，堂訊譚、張兩家，誰先聘，誰後聘。兩家皆言先聘。詢之秦姓，秦姓既多受張姓聘禮，詭言：「張先聘，譚後聘。予窮極無聊，甘受笞責。」縣官乃急傳張女到堂，為其年稚，定吐實情。女年十六，在張家一月矣。見張氏子翩翩年少，雖未合巹，耳鬢廝摩，兩情相洽。供曰：「譚家聘我，我不知，我在張家一月。」知縣官言：「譚姓供汝被張姓劫去，有此事否？」女供云：「未曾被劫。新年已過，我回母家拜年，張家尚送我去，接我來，何言劫也？」蓋譚氏之婿，女未曾見，所習見而心喜之者，張氏婿耳。年已二八，獨無人情乎？縣官竟斷歸張姓。譚姓貴，張姓賤，譚不甘心，仍糾人私鬧。譚住南關，張住北關，予曰：「此如天下大局南北不和也。」爰括而詠之曰：「平等由來無貴賤，共和那復有君臣。」良以共和以後，君臣二字，不敢再言。且華門圭竇之人，而皆陵其上，難矣哉。

◎王妻

丙辰駐濰國民軍旅長王貫忱，搶劫多家，在省槍斃。其妻微有姿，回濰與輕薄少年私通。有郭七者慕其色，屢調之。王妻嫌其多須，堅不納。郭七多貲財，乃賃屋與王妻同院，思以財誘之。且僱優伶演劇，多係淫蕩戲文。予聞之曰：「此與令尹子元欲蠱丈夫人事相同。」文人講考據者，皆言文夫人即息夫人，美麗異常，故令尹子元欲蠱之。唐人有《息夫人不言賦》，傳云「夫人聞之泣曰」，以下振振有辭。夫人楚以來，先向楚子明其不言之故，此又泣而言焉，是兩次有言也。唐人作賦，乃云「華如桃李，雖結子而無言」。世豈有枕席與共，生男育女，長此默默耶！

◎學綁票

人見綁票得財甚易，目下為此術者，日益夥，非盡匪黨為之。各處出校學生，遊手好閒，亦三五為群四出生財。訪明學校小學生之家有貲財者，誘之外出，則繫留一室，以膏藥糊其目，拋擲信函於其家，令其家人夜間赴某河崖某灣崖帶洋元來贖。暗中交易，恐人識其面貌也。一日，被鄉人偵知，通信於官府。官府遣兵士往捕。入其窩，見結夥者，皆少年翩翩，且跪而獻賄，兵士不忍加刃，與之戲謔。戲謔畢，只將被綁者索出，使彼黨遠逸。此亦若輩之幸也。

◎料量

一日至戚家，見其夫妻反目。詢其故，戚告曰：「餘吸洋煙，拙荊為我煎煙不善，故至反目。」予曰：「賢哉！此司炊之主婦也。居中餽有人矣，胡反目為？」戚曰：「目下煙土價昂，不敢浪費，令其酌量攪和煙料。乃彼不善調和，或攪入太多，不能過癮；太少，則多費煙土。訓之不服，以是反目。」予曰：「攪和勻停，此須有料量之學。孔子為委吏，料量平。此聖人之學也，婦人烏能之？」戚大笑，其妻亦掩口而笑，和好如故。

◎下氣怡色

子女與老親言事，須從容不迫。若有急遽之色，恐致老人驚心。猶記予外祖郎奉政公中進士日，家中已得報矣，予外曾祖母年高聞之，甚喜。突又來報喜者，予外叔祖又中矣。家中婦女，群赴萱幃，拍手而言曰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」是欲報喜，喜極而不能遽言也。太夫人一驚，從此口不能言。故記云：「與父母言，下氣怡色。」此婦女不讀書之過也。

◎貞婢

先母郎太夫人有隨房婢二，一曰桃兒，一曰蠻子。及長皆嫁之。桃兒嫁成衣人張姓為妻，生有子女，暖飽終身。蠻子嫁予遠族人，亦生有子。遠族人入行伍為兵，食錢糧有年，告假回籍。值洪楊起事，營官又徵其充兵南征，驚悸而癡。家中無以為生，蠻子復入吾家為僕。一日因事至城外，天將黃昏，有無賴子見其中年韶秀，尾其後，以語調之。蠻子回身，直批其頰。無賴子乃抱頭鼠竄。回家向予言之。予時餘歲，聞之稱快，為有此貞堅之性，天必佑之。後其子以銀匠為生，蠻子得飽暖以終天年。

◎戒淫

大凡越禮行淫者，或夭其天年，或因躓終身，天道不爽，昭昭然也。嘗見有世家子弟，誘通其婢，始亂之，終棄之。以先世恩蔭，賜進士，入翰林，以其財賄通良家孀婦，始以為獨得之奇。孀婦因此亂交，與之通者，皆沾染淫瘡，不治而死。又有見女尼之美者，必百般設法，誘之失身。以青年翩翩之士，窮蹙夭折，予見之屢矣。乃新學子不以此論為然，曰：「吾在學校，雖不讀詩書，卻多閱典故。宋范文正公守饒州，喜妓籍中一小鬟。既去，以詩寄魏介曰：『慶朔堂前花自栽，便移官去未曾開。年年常有別離恨，為托春風乾當來。』介遂買以送公。文正公人品學問，為宋代偉人，尚有風流之事，何害哉！」予曰：「『大德不逾閒，小德出入可也』，此乃子夏之言，聖人必不作此語。爾宜學文正之大德，勿第學其小德。」

◎花園

吾鄉盛時，花園尚有多處，如陳氏園在小於河，田氏園在高家莊，郭氏園在北關外。少時遊覽數次，台榭池亭，佈置有法。自咸豐辛酉遭捻匪之亂，大戶凋落，園林荒廢，只餘西園一處而已。園亦有主，日啟園門，不禁遊人，謂之公園可也。來游者，園丁備茶，予以茶資少許，不敢多索，主人有命也。予退隱無事，時往消遣歲月，爰詳紀其勝概。園在城東南二里許，為吾鄉先達韓理堂大令所築。後賢葺而修之，復擴充其地，為假山，植花木，添建亭榭，■然煥然。每當春暄之日，楊柳含煙，桃李吐葩，環映於粉垣茅亭間。正室額曰「西園草堂」。堂之北，假山壁立，蜂巒起伏。旁有陟山之樓，拾級而上，孤山程符山，近在咫尺。下樓穿山而過，深溪橫互，石樑通之。左右老樹權樞，修篁搖曳，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此景似之。春暮夏初，繞砌牡丹數百株，經雨怒放，花大如盆。綠樹圍之，翠巒映之，透來日光一線，其豔奪目，其香撲鼻。予題壁有句云：「綠樹翠巒圍四面，羨他富貴入山林。」形容牡丹，意在切合園主人也。主人見之，酬我一大白。溪邊有草亭一間，削石為座，游者可坐而少憩。出亭西行，入花磚

圓門，曠然一區，牡丹尤盛。繚以藤蘿荊花，相與競豔。更有異花滿地，蓓蕾可愛。問名於園丁，園丁不知，蓋白海外來者。牡丹開罷，芍藥繼芳，紅白相間，當階而翻，金帶呈瑞，歲歲有之，和氣致祥，可以知園主人之為人。西南為書齋三四間，庭院雅潔，幾榻無塵。夏日納涼其中，不卸城市之在邇。秋冬之際，紅葉在樹，黃葉在地，清爽之氣，沁人肺腑。每當夕陽在山，遊人徘徊不能去。曲折至草堂之東，怪石虎臥，如浪湧出，恍若東至萊府，路經呆村之浪石。予三□年未東遊，至此神往矣。堂壁之間，多懸吾桑梓遺墨，如桂未谷之隸書及所繪之佛像梅幀，高南阜之左手書，劉石庵之行書，前萊州太守張船山之楹聯，至濰令鄭板橋所留字畫，不可勝紀。主人亦不惜小費，所藏真跡，均勻摹上石，嵌諸廊壁，任人拓賣。而南方之劉園、張園，購得之以文飾其室，尚不知從何處來也。園主人行善而不務名，故不著其姓名。

◎杜文正公

吾鄉杜文正公及劉文正公，大節相同，潔已奉公，立言有禮，鞠躬盡瘁，存心無私。杜文正為文宗之師，倚若柱石。某歲清江大飢，頒帑施賑。有人奏督賑大員有不實不盡之弊，文宗命文正與一滿大臣往查。至其地，有昏夜請謁者，示意通賄，文正斥之而退。突患感冒，一藥而亡。時兩子皆任學差，未曾侍側，隨侍者猶子一人，視藥未必盡心，此中情實，不無可疑。文正故後，傳言滿大臣得賄鉅萬。文宗聞文正噩耗，震悼異常，特旨命入京治喪，靈柩停於宣武門內太平街賜第。文宗親往哭奠，哀動左右。文正之父侍郎公已致仕閒居，尚在京第，特恩加官銜以慰之。文正之孤（庭琛字芸高）賞給舉人進士，一體殿試，入翰苑。恤恩之隆，尤在潘文恭公之上。芸高太史少年清俊，其夫人有大家風範。凡同鄉官有喜慶事，皆請其夫妻為提調，一主外，一主內。夫妻對語，布事井井，出言朗朗，望之殆如天人，惜皆不永其年。至光緒間，杜氏子孫，尚有登第者。

◎大戶

吾鄉豐厚之家，近年多半凋零。先是濟寧州孫文定公家，仕宦相繼，田畝連阡，開設玉堂醬園，醬菹及酒，馳名遐方。予在濟寧時，吾師萊山先生丁母憂憂居，時偕友登城上太白樓宴飲，飲量甚豪，無能敵者。至腹不能容，以指探喉，出而哇之，入座再飲。玉堂所蓄之百斤五□分大壇紹酒，多有過□年者，濃厚如膠，甘潤香冽。吾師服闋後，以船由運河載至京。每食，席前方丈，飲酒數大觥，年老濕氣下注，兩腿作疼。時直樞密，幸賜有坐輿，可至景運門。及下輿，至直房，二三□弓之地，步履已覺艱難。日日延醫針治。數年後，兩腿針孔，密如撒粟。夜不能臥牀，躺於大洋椅之上，腿垂於下，方得交睫。花甲甫周，即告逝。有二子，仲子蚤死無後，長子仕京數年亦故，無後。聞玉堂一肆，業經易主，孤寡度日，不免為強奴侵蝕也。聊城楊漕帥家，富甲一鄉，藏書最富，宋板卷帙，插架而列，有友專司簿記。後裔只鳳阿農部一人，久寓京師，聞其書有竊而出售者。鳳阿故後，亦無子，覓繼於遠族，遠族人丁亦寥寥，家業恐難保守。黃縣丁氏以高富，質庫二三□處，貲本豐厚，自辛亥革命，民軍入城勒索，至四五百萬元，精華殆盡，各處質庫，大半歇業，所存者一二處。章邱舊郡鎮孟氏亦以高富，其字號均有祥字，在京者四五處。拳匪之變，稍有損失，未傷元氣，經營數年，生意猶盛。惟共和以後，所存八團花袍褂料，不合時宜，乃以八成價出售。亦猶明代鼎革後，所有烏帽紅袍，鬻為優孟衣冠，改玉改步，同遭一劫。迄今孟氏尚富，舊郡花園三四所，省垣花園二三所。近以事至省垣，邀予寓半弓園，園內茉莉數千株，繡球百餘盞，廳事雅潔，酒饌精美，幾樂而忘返。

◎賈文端公

吾鄉賈文端公立朝大節，與祁文端公相同。清代賜諡，可謂得其實矣。賈文端身後蕭然，其生平清操，隱然可想。祁文端為軍機大臣，力杜苞苴，清代一人而已。賈文端為予姻文。予告以後，年已八旬。臥牀時，予趨候，方見其家購棺木，房屋隘窄，門不容車，視公孫弘之布被不異。賈文端之父、侍郎公諱允升，與先文愨公同時，為登、萊創建寶應寺，作兩府同鄉停柩之所，置義地數頃。至今賈氏停柩寺中不能歸葬者，計四五柩，其家貧可知。孀婦無貲度日，賴寶應寺接濟之。賈文端之子沾田為外官，自道至藩，積有宦囊。無子，在其女手。女嫁宋伯魯同年。宋本寒士，一旦富擁妻財，車馬衣服，煥然赫然。同年數人，伏日往訪，西瓜冰碗，供各解暑，同年心羨之。予竊語曰：「此錢賈方伯積累錙銖，殆天所賜，被天孫出嫁攫去矣。」後宋被譴，上命陝撫圍禁，不得歸家。予又曰：「狂狷一牆，似銀河相隔，天孫何時相會哉！」賈女鬱鬱，數年而故。今不知宋同年尚在否也。

◎張文襄

傳說張文襄公香濤係猴精轉世。蜀地山上有洞，洞中蓄老猴，百餘年矣。文襄父仕蜀，偕夫人遊山。夫人欲觀此猴，老和尚答言：「久不出洞，不必觀。」夫人強之，乃昇出。猴向夫人坐化，遂生文襄。少嗜棗栗。讀書過目不忘，經史而外，一切雜書，閱之即記某事在某卷。□六歲領解。惟登第稍遲，緣本族親戚，以科甲為京員者甚多，考試時往往迴避，閱三四科而後得鼎甲。及開府山右，常函告友人曰：「地小不足迴旋。」及督湖廣，督兩江，■■大才，方能開展。性喜睡，亦易醒。宴客時，所邀多僚屬。一饌甫上，則已坐睡。片刻睡醒，饌已冰。僚屬又不便先嘗，故一饌重溫者數次。是與猴性無異。其身體相貌，極似吾邑王侍郎次屏。王殿試居二甲第二名，相差貳名耳。王先故。予初見文襄時，神為之驚。解元文字，題為「中庸之為德也」一章。後學套濫，殊可笑也。其弊由於徐太史季和套之中會元，京師傳為笑柄。後學再套此文，無不落第者。

◎王五先生

科場時代，先輩精心揣摩，擬題作文，窮思會神，誠則通靈。吾聞王五先生諱延，後改為延年，因鄉闈中式，寫榜書吏將卷首履歷「年若干歲」「年」字連上「延」字，遂易名。旋中會榜第二名，設帳於濰。先祖資政公受業門牆，得中鄉榜。有拜門者，先生先閱其八字。利於科名者，方受其贄禮。道光己亥鄉試，先生夜夢首題為「君子懷德」四句，醒而擬文，急寄其子次屏。闈中果出此題，得高標焉。但八字不盡可憑，先外祖郎奉政公執贄請業，先生閱其八字，卻之。奉政公乃閉門攻苦，讀書作文時，至不識家中人，竟成進士，作知縣，老年告歸，福壽以終。王五先生之孫菊人，紹其心傳，獲雋鄉榜。先祖資政公以先生之學，教授先父資政公，得中舉人。伏讀先生之文，以六經為根柢，精義奧旨，耐人尋思，非浮掠剽竊者所可同日語也。

◎告逝

清代大臣在京告逝，第二日凌晨，遺摺呈遞。先賞給陀羅經被。被係黑綾，書滿卅字，蓋棺時，加於身上。接被時，孝子向北三跪九叩。若第二日或遇初一□五，為補褂期，或遇大典，則遺摺不能呈遞，先行蓋棺。至陀羅經被賜下，焚之而已。蓋棺後，上遣王公貝子帶領侍衛，前往奠■■。用高桌設酒池香案，謂之高奠。奠酒進香，不行禮，不著素服。襄禮者及侍衛等，亦著吉服。至賜祭之日，皆禮部堂官恭代，有祭文祭品，亦著吉服。請諡時，由禮部開單擬諡請圈，單上不敢列「文正」二字。若諡文正，特諡也。亦或有禮部請諡而不予諡者。蓋易名之典，不濫施也。

◎衍聖公府

衍聖公府極富而用錢不便。有地畝將近萬頃，其規制與帝王家相同。地各有佃戶耕種，以供府用。有專供豬羊魚雞者，有專供綢緞布帛者，有專司修理宮室者，有專司梨園戲劇者，歲有定例。若欲隨意揮霍，則須別行籌畫。其地畝不能出售，出售亦無敢受者。但佃戶耕種年久，不免隱沒自肥。某年衍聖公至京，屬吾鄉王文敏公奏請飭下東撫，按冊詳查，計查出三百餘頃。地畝中，尚有湖田若干頃，蓄水以閘，在運河左近。若天庾正供，糧舶北上，運河水淺，漕督則行文向公府借水，即行啟閘。其湖田與汶水分流之處相近，一水分南北而流，亦為奇觀。予在濟寧時，親往觀之。見汶水與運河相交處，兩河分南北而流，所謂「三分朝天子，七分下江南」是也。蓋汶水自西來，注於運河，其地北微高，南微低，汶水力強，故三分逼運河北注，七分逼運河南注。登龍王廟高樓，憑檻俯視，盡在目中之矣。自此赴曲阜，一日可到。孔林、文廟、公府、陋巷、顏廟，再盡一日之力，可以遍瞻。山東士子，大概靡不親往仰止者。

◎京官外官

唐宋時，服官者重內輕外，故倪若水自外內遷，僚友送行者，望之若登仙。清代京官，皆盼外放。緣京官俸薄，外官俸多，盼

外放者，思濟其貧耳。除貧富不論外，外官多借重於京官。外官之■簋不飭、辦事荒謬者，多被京官參撤。以故外官任優缺者，歲時餽送京官，曰「冰敬」，曰「炭敬」。陸見後出京者，尚留別敬。致送者多由匯銀之票莊，按門呈交。故京官一見票莊商人名片投謁，則倒履相迎。京官相遇，尚考詢銀數之多寡，直言不諱，殊可笑也。漸至上亦知之。當年高宗與大臣言：「爾宰相俸一年不過三百金，而車馬衣服，無不皆備，朕亦不能一一問其所從來。」是可見外邊之事，宮內無不知之也。若外放苦缺，則無力應酬京官。各省苦缺，莫苦於廣西思恩府，且引以危事。其地瘴癘極惡。至其地者，九死一生。太守蒞任拜印後，書吏請拜一室，室內牌位林立，皆在此病故之前守，此可令人心惡。仰首而觀閣，上有長木板，皆皮置前故幕賓之箱籠，書曰「某縣某人」，是死於此而旅櫬不返者，見之更覺心惡，焉能不病？予仕京廿餘年，知死於其地者不下三四人。因之記名候簡之京官，日夜禱祝，勿放此缺。以後偶有得此缺者，多告歸不再仕。此人不往，則再請簡。樞密大臣嘗笑曰：「既皆不願往，何必請簡？」予怪大臣等奚不奏明其地情形，改為外補之缺，以久仕粵西、習慣水土之人任之，何必置京官於煙瘴之地哉！清代不改置，民國則改之，廢此府城為墟，以武鳴縣遙控之而已。

◎查抄

查抄官員一事，《石頭記》曾言之，而未盡詳。光緒間，查抄內務府銀庫郎中慶寬時，予正在京，知之甚悉。是日晨，福相國箴廷奉密旨，前往查抄，帶領提督衙門司員吏役，直入慶寬家。先封大門，其家男丁則禁之於外空屋，女眷則禁之於內空屋。福相國則坐於廳事，飭司員帶吏役，按房查抄。抄出貴重之物，則堆積於廳事院中。至女寫兒■，及器皿等物，棄之弗顧。檢查各房已畢，又飭役赤身縋入井底探之。役恐滅頂，甫入水，則高聲報曰：「無物。」即縋而上之。更可笑者，復入其廁，司員掩鼻，飭役以桿略探之，報言無物，皆出至廳事，將貴重之物一一登記。福相國乃進內覆命。吏役督守物件，監視大門，不敢遠離。凡查抄之事，皆派九門提督前往。福相國正兼此職，並充內務府大臣。人極忠厚，且素喜慶寬之當差明敏。其得罪之由，由於內監冒領物件，嚴禁弗予，內監恨之，為造蜚語。福相國奉命之後，已暗通消息於慶寬，先將銀券契約細軟等件，自後門運出矣。相國覆命後，奉旨慶寬寬免，單開之物，由官變價，房屋入官而已。又遲數年，復慶寬官職，且外放道員，旋升臬司，家富如舊。

◎福相國

福相國為近支宗室，由翰林出身，屢掌文衡，所得多佳士。性情敦厚，聖眷優隆。慈禧皇太后時，傳其繼娶夫人入內。夫人為大家嬌女，不能理家，每逢入內之時，衣服矜矜履履，亦相國為之檢點。一日，相國將入署，告夫人曰：「空屋中有人所贈火腿不少，久懸於壁，恐腐敗，應蒸者則蒸之。」意欲其蒸數條以備食。迨歸宅，則一室火腿全蒸矣。相國無奈，乃分餽友人。友人在朝房詢其故，乃言之，相與大笑，且曰：「此非中堂之惠，乃中堂夫人之大惠也。」

◎海灘

自昌、壽、濰城北行六□餘里。即見眾河入海之處，匯為一灘，寬廣，計地數百頃。灘皆淡水，夏日荷花一望無際，葉大如車輪，花大如盤，香聞數里。其下藕肥如臂，間有脆如梨者。其不脆者，煮食之，如蒸糕然，可以充飢。蓮子飽綻堅實，乾之鬻於藥店，或鬻於果子店。荷葉陰乾，鬻於醬園。藕則上市如山堆，業主獲利，倍於稼穡。灘邊則植蘆葦，連亙數里。初茁時，如筍如筆。秋日長成，葦粗如竹，刈之可以織席。婦女手藝之敏捷者，一日可成方丈席一具，值銀一錢。葦之細者，用以葺屋，閱三□年不腐朽。蘆花如棉，收而藏之，冬月以之蓋韭畦。春初早韭，賴此而生。若天氣較暖，不待春初，節逾冬至，二寸黃韭已登市矣。灘水淺處則植蒲，蒲筍潔白，鮮嫩可食。冬初刈蒲編為暖鞋，編為包裹，或編為蒲團，皆婦女手為之。蘆與蒲，無須布種，留其根則自生。灘中亦有稻田，插秧之時，赤足露半體，入於泥淖者，皆男子。農家婦女，亦復裹足，不似南方村婦，能服胼胝之勞也。稻多紅色，其味香，其性黏，名曰「香稻」。較御田香稻，粒微小。離京千餘里，苦不得其帶皮之種耳。由此北行，漸入漁港。港中細草青蔥，魚小如葉，蝦小如粟。鄉村稚子，以節取之，或供日食，或作菹醢。而二三分之活蝦曰魚蝦子，尚提之入城市，以易錢文。港之較深處，夏秋之際，則多蟹。不須網取，夜間以荊籠然燈其中，則有大蟹引群蟹而入，故名大蟹曰「頭蟹」。節屆仲秋，則團臍黃滿。重九持螯，尖者亦腦滿腸肥矣。有蟹之處，即有蝦，水漸深則蝦漸大。長一二寸，白殼銀須，名曰白蝦。去殼煮熟，其肉尚白。晾乾去皮，便為蝦米。鬻之遠方，不脛而走，殆遍寰區。循港而行，即至海濱。依海濱取魚者，或以網，或以釣鉤。一舟小如瓜皮，艙中儲水，得魚即入水蓄之。若入海□里以外，則舟長如三間屋，海浪躍舟而過，漁人坦然不懼，遊人不能從也。

◎草帽辦

自昌、濰循海而東，至萊府。其鄉村婦女，多業草帽辦。地畝植小麥者，多加糞力，再遇雨水調和，麥莖可高三四尺。刈獲後，以木梳去其皮，水潤之，以刀劈之。刀雙層有口，口有大小。初學編者，用大口刀劈之，辦微粗。手藝精熟者，用小口刀，辦極細。路過其鄉，見青年婦女或坐於門前，或在樹林蔭翳之下，信手拈來，顧盼自如，談笑自若，而辦則條理不紊，絲毫不差，較紡織之利，多至倍蓰。外來海舶攜載而去，亦挽回利權之一端也。猶記甲辰年，予蒙召對，皇太后詢問山東婦女所編草帽辦，係用何草。予對曰：「用麥稈編成。」麥稈者，山東土語。皇太后凝疑片刻，曰：「麥莖耳。」對曰：「這這者，華言是也。」《元史》有這字一語。

◎柯太史

柯太史鳳蓀，詩古文淵源家學，別有心傳。故兄弟皆成進士，太史文名馳天下。封翁佩韋雖未得科名，經史之學，具有根柢。太夫人長霞，為掖縣李長白先生之女，詩學三唐。稿中《亂後憶書》一律，京師傳誦殆遍。詩云：「插架五千卷，竟教一炬亡。斯民同浩劫，此意敢言傷。業廢憑兒懶，窗閒覺日長。吟詩憐弱女，空復說三唐。」太史原籍膠州，因捻匪之亂，避居濰邑。李長白先生後人，亦居濰邑，由李季侯豐始遷也。季侯為予癸酉同年，太史為予丙戌同年。甲戌會試後，柯、李皆下第，同赴河南禹州投親。已入豫境，離禹城僅九□里，坐車行至深溝。其地兩面懸崖，中為大道。雨後山水陡下，季侯淹斃，同死者車夫三四人，驟馬□餘頭。鳳蓀踞車蓋之上，浪衝車倒行，其後懸崖崩塌，車乃止，乃呼救。崖上人縋而上之，竟得生。此行也，得生者鳳蓀一人，亦云幸矣。太史自言：得生固幸，水退後，一面僱人尋屍，一面僱人赴禹州署送信。夜間屍體在野，一人守之，與群犬酣戰，殆竭盡生平之力矣。太史元配於氏，為予表妹。繼配為吳贊甫先生之女，過門後，囑太守帶往寺內前室靈前行禮。見太史所作挽言，懸於壁間，嗤其語句多疵。則夫人學問，又加太史一等矣。

◎靴包

滿洲某相國，本寒微出身。先為筆帖式，京師所謂提靴子包者。蓋家貧無車，入署以布袱包靴，足穿履，頭戴官帽，帽上有罩身穿外褂，將長袍束及於腰帶，下與外褂相齊，以便行走。至署門，再著靴，去帽罩，伸長袍。天衢之上，熙來攘往，多此人也。而筆帖式當差勤奮，其升轉亦最速。不數年，可至郎中。某相國升郎中後，充粵海關監督。到任數月，先寄二□萬金與其兄。兄生平未見此巨款，無術安頓。欲開典肆，則恐人欺蒙；欲存票莊，又恐倒閉。左思右想，寢食弗安，因此遭疾，旋亡。相國三年差滿回京，起華屋，營園林，置姬妾。年近六旬無子，乃以其兄子為子。此子浪費無度，相國訓之，此子即指而言曰：「汝死後，家財盡屬於我，汝能管我乎？」相國怒而逐之。年近八旬，拜相已久，人朝聽宣，每骨軟而自倒於榻。友人勸其告休，乃退居。一日，忽喧傳其得子。王仁和相國，善謔者也，搖首曰：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」其語殆有疑義焉。鈍人不解此語，急詰仁和相國。相國曰：「不談此事，別說一笑話。有一外國王，年老無子，乃多置嬪妃，且日服何首烏以養身，果得一子。群臣進賀，稱頌王存心慈善，功德蓋世，應有後嗣。王曰：『非也，此何首烏之力也。』適其臣有名何首烏者，乃力白其非，曰：『君之力也，臣何力之有焉。』」

◎惡謔

旗友有好謔者，然胸無墨汁，語多惡劣。見有郎舅相謔者，郎詈其舅為龜，此猶可也；舅亦詈其郎為龜，郎應曰：「是也，吾妻在爾家，未出嫁時，爾兄弟本是畜類，早與吾妻通矣。使吾為龜，爾之罪也。」予聞之，掩耳而走。出告人曰：「果如其郎之言，其舅即為齊襄公，不圖今日又見古人。」言甫畢，適此家廡中逸出一豕，僕人執鞭追之。予曰：「此豕將人立而啼，公子彭生也。」一友曰：「君亦知旗人家中之稱謂，有大可異者乎？兄之妻不曰嫂，而曰姐，或曰大姐二姐；弟之妻不曰弟婦，而曰妹，或曰三妹四妹，此大可異者。」予曰：「此尚似古人之膠執者。嫂溺不得援之以手，呼為姊妹，則無嫌矣。」

◎膠執

世之膠執不達權者，多讀書不化之儒。吾鄉有王進士，文章秀雅，飄飄欲仙。鄉試中魁選，其房師喜曰：「今得一翩翩門生。」及謁見，乃一黑丑麻面者。登第後，自知不宜宦途，歸而設帳於家，從學者數□人。每至月盡，必告生徒曰：「每人一月應若干束■，明日務須帶交。」既交錢，先生親手數之。鵝眼彙延環之錢，則一一挑出。以後學生皆以康熙、乾隆之錢呈之。年雖老，尚有風情。目近視，一日入內室，見老僕婦蹲而洗衣，以為其夫人也，自後抱之。僕婦急呼曰：「予某人也。」乃釋之，深以為慚。乃為文告天以自懺悔。文內有「誤用情於一抱，應偕老於百年」，「養之以終身，待之如結髮」，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」等語。又一老儒，當鴉片煙盛行之時，深知其為害至烈。一日訪其族弟，族弟在廳事西偏牀上吸煙。老儒乃循東壁而行，坐而呼曰：「老弟與我一火，我吸早煙。」弟曰：「有煙燈可吸早煙。」老儒曰：「了不得，向煙燈呼吸，恐從此有癮矣。」又一大儒，事親至孝，其親暑日思食瓜，大儒急至後圃摘瓜，其弟婦隨往接瓜。大儒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吾擲之，爾以衣襟接之。」用力太猛，傷其弟婦之乳，創甚。又一大儒，終日正顏厲色，學程朱之面目，與其妻亦無戲言。每逢交媾，必高聲曰：「來，吾為國家造人才，為祖宗留後嗣。」第二日，必大書筆記曰：「與妻倫敦一次。」學者迂拘如此，亦如《閔微草堂》所記：一儒者見其友之妻門前坐睡，赤子匍匐將入井，乃矩步方行，尋其友而告之曰：「尊嫂坐睡，赤子在井旁，吾以男女有別，不便驚動尊嫂，其往視之。」既至，則婦人俯井哭子矣。事正相類。